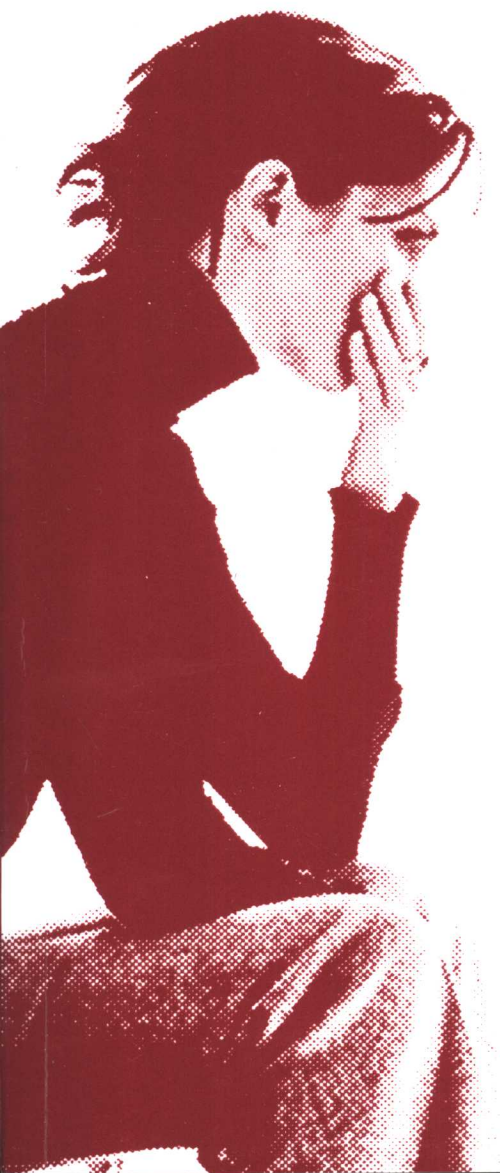




王小鹰 著

WO WEI NI BIANHU

我为你 辩护



作家出版社

王小鹰 著

我为你辩护

—— 辩与非辩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为你辩护/王小鹰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4. 8
ISBN 7 - 5063 - 3035 - 0

I. 我… II. 王…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2191 号

我为你辩护

作者: 王小鹰

责任编辑: 应红 冯京丽

装帧设计: 每天出发坊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 - 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320 千

印张: 13

插页: 3

印数: 001 - 10000

版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3035 - 0

定价: 2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卷 风起青萍·····	1
第二卷 密云不雨 ·····	97
第三卷 结露为霜·····	256
第四卷 苦雨解晴·····	358

第一卷 风起青萍

1

在众人眼里，王北斗是个典型的事业成功而感情残缺的女强人。法学教授、著名律师，拥有一大堆荣誉称号和头衔，人也长得山清水绿素雅端庄，可就是缺少爱情，独身数十年，从不闻她与哪方优秀男士发生丁点感情纠葛。只有她的几位患难与共的闺中密友知道，她曾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许多人为王北斗抱憾，这么完美的女人仍待字闺中简直是暴殄天物。王北斗却总是平淡安详地笑笑，任他人说长道短。她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心底里存着一份真爱的记忆，又拥有一个知心知肺的乖女儿，她还求什么呢？女儿名叫粉蔻。因为有了粉蔻，王北斗独身的日子依然过得很充实，虽然简单平静却有滋有味。

可是，谁能预料生活中的晴空霹雳、平地风波呢？一场意外的车祸突然夺走了粉蔻的生命，王北斗人到中年又一次遭遇损失至爱的灾难，她差一点就站不起来，她甚至希望自己能跟随粉蔻一起离开这个世界。毕竟王北斗是个有理性有智慧的知识女性，熬过剧痛之后，她意识到为了粉蔻她必须勇敢地活下去，她嚼碎

痛楚，将自己瘦弱的身躯支撑了起来。

我们的故事开始的时候，王北斗正坐在市公安局看守所的会见室里等候她的当事人。她穿着合体的紫罗兰薄花呢套裙，与她脸上平淡悠远的浅笑很相配，她微微眯缝了眼睛向窗外眺望，那是一种睿智冷静的姿态。

时过清明，谷雨即临，应是令人赏心悦目的季节。透过会见室装着铝合金隔扇的窗口，可以看到行道树粗阔阑干的枝桠，兀兀地冒出点点新翠，又迅速地连成了线，抱成了团，漫成了片，将生硬平板的窗棂染得明媚鲜艳。

王北斗这一段却是最不堪忍受明媚鲜艳的，她眉尖突突一蹙，惶惶调开了目光。已经迟了，决堤一般，她用全部理智压抑着的伤痛随着那成线成团成片的翠绿漫溢开来，呼地淹没了全身。

她的小粉蔻是那样的明媚鲜艳，就像刚刚摘下的豆荚里蹦出的小豌豆，就像好风好雨后刷刷破土而出的笋尖尖。那样蓬勃美丽的生命怎么会在一瞬间就熄灭了呢？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近三个月，王北斗还总是怀疑那不是一场噩梦。梦醒了，粉蔻就会扑上来，环臂勾住她的肩膀，拱在她的怀里说：“妈，你要为了我努力照顾你自己哦！”只她这一句话，便弥补了王北斗生命中许许多多的遗憾。二十好几的法学硕士，正带职攻读博士学位，却已在律师行中崭露头角了。可是，进得家门仍然是一个爱睡懒觉，不叠被子，一边嚷嚷着减肥一边猛啖哈根达斯冰淇淋的娇娇女！

2

粉蔻最后一天出门时的模样总在王北斗眼前晃来晃去。多冷

的天，只贴身穿件黑高领薄羊绒衫，敞襟套银白色高腰羽绒短袄，连条棉毛裤都不肯穿，拽上条水磨蓝弹力牛仔裤，圆鼓鼓的双颊冻得通红，愈衬得双眸黑亮黑亮。起得晚了，她把双肩包呼地甩上背，一手抓盒牛奶，一手捏两片面包，喊道：“妈我先走了！”声未落地，人已出门。

“哎——晚上几时回家？”王北斗慌慌张张追到电梯边，电梯门正徐徐地合拢，她急忙摁住电钮让门停止移动，巴巴地说，“晚上早点回家，不要弄到深更半夜的。”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刻她特别依恋粉蔻，难道老天爷早就给了她暗示？

粉蔻嘴里塞满面包，边嚼边道：“我知道了，你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诉我，对吧？”

“什么？”王北斗愣了一下。

粉蔻很夸张地挤了挤眼，笑道：“本律师的第六感觉秉承了她母亲的灵敏尖锐，自王北斗王大律师接下南蔻岗那桩扑朔迷离的陈年旧案，便常常彻夜不眠，长吁短叹，况且有意无意回避本律师，不再与本律师探讨案情，因此本律师推测，此案涉及到的——一位死而复生的人恐怕就是本律师的……”

“粉蔻你不要乱猜！”王北斗惊叫起来，摁电钮的手指一松，电梯门咣咣地合拢了。从门缝里挤出的粉蔻的声音是一片一片的：“妈——晚上——回家——再说——”

大楼的走廊是回形的，穿堂风嗖嗖地盘旋，粉蔻最后留下的声音像被风吹散了的花瓣，轻舞飞扬起来，又徘徊踟蹰着缓缓地坠落。

粉蔻怎么会猜到这一步上去的呢？王北斗在残冬阴冷的电梯间独自怔忡了好一会儿。少时，方才载粉蔻下楼的电梯又上来了，在这一层停住，电梯门咣咣地启开。王北斗这才惊醒，急忙别转身逃回屋里，她怕劈面碰见熟悉的邻居，寒暄起来便没完了。

粉蔻是在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向妈妈要爸爸的。作文课老师出的题目是《我的爸爸》，小粉蔻这才懂得：原来每个人都应该有个爸爸！那一日王北斗从电视大学法律专科班下课回家，已是皓月当空之时。王北斗以为粉蔻一定乖乖地睡着了，便蹑手蹑脚开锁推门。不想屋里灯火通明，粉蔻眼皮肿得像桃子，黑眼珠却亮得灼人，正虎视眈眈地瞪着她。王北斗惊惶地正待动问，粉蔻倒先进发了，喊道：“妈——我怎么没有爸爸？我也要爸爸！”那一声喊真正叫王北斗肝肠寸断啊！

王北斗其实一直准备着、等待着粉蔻来询问“爸爸”，她早已周密地设计了一个版本，是一段很悲壮很感人的故事。王北斗将粉蔻搂在怀里，柔声蜜语地叙述了“爸爸”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这世上还没有一位叫粉蔻的小姑娘，粉蔻还仅仅是一个由 XX 染色体相结合的受精卵悄悄地蛰伏在妈妈的肚子里。那时候，爸爸妈妈都很年轻，跟全中国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一样，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到皖南山区的南蔻岗林场插队落户。正是深秋果木成熟的时节，天高云淡，十天半月不见一线雨丝，山溪水落浅了，裸露出泉底的卵石，卵石上滋生出滑叽叽的青苔，四周群峦棕红黛绿如同张大千的泼墨重彩画。有经验的山农忧心忡忡地向林场场长建议，这天气干燥得石块都能捏成粉末，赶紧组织全场职工修筑防火带吧！场长是个复员军人，有满腔革命激情，却不晓得山火的厉害。他慷慨道：革命工作那么繁忙，哪里还腾得出手？区区山火怕什么，林场战士一定能够制服它！便只派了几个老弱病残者在各个山头守望。粉蔻的爸爸吃了不洁的野果拉肚子，正请病假，被派往南蔻岗北峰驻守，和他一起去的还有个智力有障碍的本地小伙子毛桦。山火却终于酿成了。第二天傍晚，爸爸正对着晚霞中无比绮丽的群山浅吟低诵之时，忽见对面岭上腾起阵阵浓烟，惊飞黑压压一片山雀。顷刻间，浓烟遮天蔽日，劈扑声震耳欲聋，但见一条数里地长的火

龙，夹带着飞沙走石的旋风，碾过成片茂密的山林，呼啦啦地朝他们扑来。那时候大山里连电灯电话都没有，更别提什么手机手机传真机了，爸爸和那个小伙子毛桦撕破了嗓子呼喊，他们的声音连他们自己都听不见。毛桦本能地滚下山坡逃命，可是爸爸却记得场长对他们下的命令：“人在阵地在！”于是爸爸决定孤身一人以病弱之躯与山火搏斗，爸爸的壮举没有人亲眼目睹，两天后山火熄灭，人们在南寇岗北峰焦黑的山坡上发现了爸爸面目全非的尸体，足以证明爸爸是坚守岗位的英雄。

王北斗说完了“爸爸”的故事，连自己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小粉蔻更是扑在妈妈怀里哭得死去活来。王北斗拿出一张两寸见方的旧照片郑重地递给粉蔻：这是爸爸妈妈此生此世惟的一张合影啊！照片那个时代特有的120胶卷拍摄的黑白照片，用劣质的显影水影印的，影像已有点褪色，模模糊糊像隔着云雾。还看得出是一男一女两个人，并排站在呈梯形的茶山上，背后是层层叠叠烟岚迷漫的山峦。女的胸前垂着两根细细的辫子，下颏微微收进，有点羞怯地笑着；男的脸颊窄窄的，却架着副宽宽的黑边眼镜，好像一只大蜻蜓。两人并没有亲热或依恋的动作，只是隔着一拳空隙并排站着，就像两座山峰一样。粉蔻捧着照片看啊看，想看清爸爸的容貌。可是照片旧了，人影又小又模糊，爸爸的脸又被大眼镜片遮去一半。粉蔻仿佛认识了爸爸，却说不清爸爸究竟是什么模样。尽管如此，粉蔻那篇题为《我的爸爸》的作文仍旧得到老师的大力赞赏，还让她在班会上当众朗读呢。

小粉蔻一直很相信妈妈讲的爸爸的故事，每逢爸爸的忌日，她都要求妈妈在桌上多放一副碗筷以志纪念。照片里的爸爸虽然影像模糊，可是粉蔻心里爸爸的形象却愈来愈清晰了。直至粉蔻升大四那年，一次偶然的发现，才使她开始怀疑这段爸爸故事的真实性。

那时粉蔻是政法学院的学生会主席，正准备考研，学习忙，

工作忙，忙得星期六星期天都很少回家。那个星期六下午，粉蔻去市学联开会，会议结束，她的男朋友马少骥已在大门外的灯柱下等着了。原打算放松片刻，两人去新开张的“必胜客”品尝至尊比萨，然后再回学校挑灯夜战。那马少骥当时是妈妈的研究生，追粉蔻追得很紧。走上大街，已是华灯初放，爽利的秋风卷落行道树阔大的叶子像一群欢乐的大蝴蝶。粉蔻却忽地心惊，定神算来，今天应是爸爸的忌日，无论如何得赶回家陪妈妈吃顿饭的！马少骥总是十分体贴她，伸手招了部出租车，将粉蔻送回家，自己却撩开长腿去搭公共汽车回学校了。

粉蔻以为妈妈一定准备了几样精致的小菜，一定会有一碗她最爱吃的荠菜鱼羹，而且还会在饭桌上多摆一副碗筷，年年如此的嘛！妈妈一定等粉蔻等得有点发急了，粉蔻下了出租车，撒开腿跑步奔进大门，在电梯里就将房门钥匙提在手中了，一边开锁一边喊：“妈我回来了——”踏进门，却愣住了。饭桌上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妈妈却在客厅里和两位陌生人谈天！妈妈听见喊声抬起脸，愕然地瞪着她，脱口道：“粉蔻你今天怎么回来了？”

妈妈好像并不欢迎自己回家！粉蔻满腹的惊疑和委屈，眼泪呼地涌上来，因有外人在，隐忍着，吞吐道：“爸爸的……我以为……”

妈妈惊惶地扭头看了下墙上挂着的月历，慌忙起身跑到她跟前，压低声音恳求道：“粉蔻，妈妈忙东忙西把日期记错了，你先回你屋里歇会儿，妈妈送走他们，我们上饭馆去。”

粉蔻赌气想对妈妈说“不”，可是妈妈脸上挂着可怜巴巴的歉疚的讨好的笑容，让粉蔻硬不下心来。而且妈妈口气是软软的，手上的劲却大得吓人，一边说一边就将粉蔻推到卧室里去了，还随手掩上了门。妈妈今天的神情特别奇怪，是粉蔻从来没见过的。妈妈好像很不愿意她见到那两位客人。他们是谁？是妈妈的当事人吗？自从粉蔻考进政法学院，妈妈接了案子经常会跟

粉蔻探讨案情法理，今天为什么要回避粉蔻呢？刚才只顾跟妈妈生气，都没看清那两位客人长什么模样。粉蔻想推门出去，就听得妈妈在送客了，纷沓的脚步经过她的房门，她听见他们叽里咕噜在议论什么。他们操着何处方言？粉蔻听不清他们说的内容，可是她捕捉到了“粉蔻”两个字，而且这两个字重复出现了好几次。原来他们在议论我！粉蔻的心怦怦怦地剧跳起来。这两个人不是妈妈的当事人，他们的出现一定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粉蔻小鹿似地撞出房门，妈妈送客去电梯间了，她一眼瞥见门厅墙角杳晃倚着一只细麻编织袋，装着鲜笋、野山菇、茶叶诸多山货。粉蔻脑袋先是轰的一下，之后便是一片混沌；随即刷地像点亮了一百盏一百支光的电灯，雪亮雪亮：客人是从山里来的，是从南蔻岗林场来的！粉蔻抑制不住激动折转身，却与送客回转来的妈妈劈面相对！她紧张而专注地盯住妈妈，气喘得拉风箱一般。妈妈却稍稍耷拉下眼皮遮去一半眼神，咧开嘴皮笑道：“粉蔻一回家，妈就把客人赶走了。我们去吃自助西餐吧？还是去尝尝日本料理？”

粉蔻目光炯炯罩住妈妈，就像白蛇传奇中的法海和尚嚯地用金钵罩住白蛇精逼她现原形一样，声音如锥子般深入地问：“妈！他们是谁？”

妈妈很明显地愣了一下，慌忙道：“哦——他们是妈妈以前的当事人，没什么要紧事。要不妈去超市买些半成品，我们就在家里随便吃点什么？”

粉蔻知道妈妈在骗她，妈妈脸上的笑容就像戏文里勾画的脸谱一样，嘴巴在笑，眼睛却躲躲闪闪跟她捉迷藏。粉蔻气恼地说：“我不饿。我什么也不想吃。我要回学校复习功课。”说完她脚尖一拧，陀螺般旋转身拉开门冲了出去，又狠狠地将门砰地拽上。

那一次，王北斗没有去追粉蔻，她还没有做好向粉蔻袒露事

实真相的思想准备。她辗转一夜未眠，思绪像一蓬乱草。作为一名律师，她知道应该把痛苦的真相告诉粉蔻；作为一个母亲，她却宁愿粉蔻永远生活在快乐的假象中。想起粉蔻那双仿佛能洞穿一切的黑眼睛，王北斗泄气了，她无奈地想：如何瞒得住这小精灵呢？倘若粉蔻不屈不挠继续盘问那两个不速之客的来历，她也只能告诉她真相了！

王北斗战战兢兢等待着粉蔻回来追逼真相，而粉蔻却像忘了那桩事情似的，一如既往与妈妈亲亲热热说说笑笑。王北斗暗暗松了口气，自嘲道：人说心中无鬼不怕鬼，我却是心中有鬼，疑神疑鬼了。其实王北斗并不相信聪颖的粉蔻真会忘了那桩事，她觉察到粉蔻言谈举止间的些许变化。粉蔻虽然仍跟妈妈很亲热，但是粉蔻却不再跟妈妈撒娇发嗲了；粉蔻虽然仍跟妈妈谈天说地，但是粉蔻的眼睛却常常回避妈妈的注视。王北斗知道，她用半生心血小心翼翼地呵护得天衣无缝的母女关系已经出现了一丝缝隙。

粉蔻攻读研究生期间，她们的旧居因市政工程需要被拆除，她们搬到近郊新兴住宅小区居住。搬家的那几天粉蔻却随导师参加一个全国性的法学研讨会去了。王北斗帮她整理东西，翻出了一厚沓日记本！王北斗激动得气都喘不匀，她当然知道不能侵犯他人隐私，可是……她实在太想知道粉蔻对“爸爸的故事”究竟有没有起疑心。这一点对王北斗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这关系到她们母女关系的生死存亡。她终于忍不住翻开粉蔻的日记本，她闯进了少女心灵的处女地，赤裸裸触摸着女儿思想与情感的高山深谷、砺石细沙，时而忍俊不禁，时而掩卷长叹。

更漏匆匆，王北斗在女儿的心灵花园里流连忘返，不觉天光渐明。她终于翻到了那一天，目光一触到那个日期心便忽忽地悬了起来，就是在那一天粉蔻撞见了南蔻岗的不速之客。王北斗眼睛迅速往下扫，是黑压压一群涂鸦：“……妈妈为什么害怕我见

到南蔻岗的人？妈妈为什么从不带我去南蔻岗给爸爸扫墓？”那两个问号的“点”下笔过重，将纸都戳破了，想象得出粉蔻在涂这两个问号时心情的迷乱和激愤。王北斗提心吊胆再往下读，粉蔻的字任性恣意，笔划锐利如快剑长戟，一横一竖都刺向她的心尖：“我究竟有没有那样一个英勇牺牲的爸爸？我究竟是从何处来到这个世界的呢？”又是两个大大的重重的问号！粉蔻真的怀疑爸爸的真伪了，幸而她还没有怀疑妈妈的真伪啊！王北斗额上浸出一片细汗，抖索索地翻过一页，有一段文字被粉蔻浓墨重笔团团圈圈地涂改了，再往下，字迹便收敛齐整起来，墨色也疏淡新鲜一些，显然是后来补写的：“二十多年啊，妈妈不再寻找新的感情，不再重新组织家庭，她一定都是为了我！妈妈隐藏的过去一定是段痛苦的经历，粉蔻你好自私好残酷，怎么忍心去撕裂妈妈心底的伤疤呢？粉蔻你有这样的妈妈够幸福的了，何必一定要询问爸爸的来龙去脉呢？”王北斗读完这段文字已是泪流满面。王北斗是个外柔内刚的女人，在过去最艰难最痛苦的日子里她都没这般流过眼泪。她觉得是粉蔻肉鼓鼓的手儿将她的泪泉捅开了，她紧紧抱住粉蔻的日记本，任眼泪恣意纵横，默默地喊着女儿的名字：“粉蔻，粉蔻！”这个美丽的名字原是王北斗灵感突发的收获。当年，在南蔻岗十八湾泉道的水磨房里，她将出生不满周月的婴儿抱进怀里的时候，抬眼见不远处的山坡上开满了粉嘟嘟的野花朵，脑海里便蹦出了“粉蔻”两个字。

3

粉蔻最后一天出门时站在电梯里说的那番话像一根细细长长的绳索，将王北斗从上到下密密匝匝地缚紧了，她手脚麻木，思绪迟缓，好一会儿转不过神。粉蔻长大了，晓得体贴妈妈了，许

多年不再追问身世了，怎么突然间会说出那样一番话的呢？那一天，王北斗从早到晚心神不宁，胸口堵得满满的，积食一般，想吐又吐不出。上午，她原本约了两个学生谈论文构思；下午原是要到一个当事人单位去调查情况的，她统统打电话去改期了。她估计一定有人向粉蔻揭开了冰山一角，她已经猜到那人是谁，更知道那人透露的并不是真相。她只是摸不透，那人向来讲讲义气重承诺，这回怎么不守信用了呢？

那一天，从早到晚，日出日落，那漫长的十多个小时她是怎样挨过来的？她好像只是在等，等粉蔻回家，这个家没有粉蔻就不像家了。她已经决定将真相原原本本地告诉粉蔻。这些年，她曾经好几次想告诉粉蔻真相，譬如当粉蔻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譬如当粉蔻拿到律师证书的时候，可她总是话到唇边又咽回去了。她承认自己很自私，她生怕说出真相就会失去粉蔻，而失去了粉蔻她就一无所有了。可是，眼见着真相已经隐瞒不住了，它像一头蛰伏多年逐渐壮实起来的野兽，正用利爪奋力拨开岁月厚厚的尘土，长啸着，一步一步地逼近了！

那一天王北斗真正是度日如年。日头像是被强力胶粘在天空，迟迟不肯挪位。好几次王北斗都怀疑墙上的壁钟是不是坏了，那指针怎么一动不动呢？她踩着椅子爬上去，给那壁钟换了两次新电池。她翻开教案默读，纸上的字却像一群被捣了窝的乱蚂蚁；她想准备一下隔天要上庭的辩护词，脑袋却像被灌了糨糊一片混沌。干坐着熬时间，时间愈发停滞，她索性来个大扫除，擦玻璃窗，拖地板打蜡，洗被单枕套，房间焕然一新、纤尘不染，她心里却愈发地空荡荡了。她也想着打电话给粉蔻，一来她怕电话里说不清楚，二来她不想干扰粉蔻的工作，每每抓起话筒又放下了。好不容易挨到窗色陈旧起来，灰蒙蒙墨洇了水一般，她慌忙蹿进厨房张罗晚饭。施展浑身解数烧了几只粉蔻爱吃的小菜，一只葱烤河鲫鱼塞肉，一只白灼基围虾，一只清炒百合西芹

黑木耳，还有一砂锅荠菜肉丝豆腐羹。做菜时绞尽脑汁暂且忘记了焦虑，待她将饭桌端整妥当，一抬头，时针分针将“7”和“1”连成笔直的一条线，窗户已被浓墨涂满。王北斗又乱了方寸，心里怨道：粉蔻粉蔻，平时你野到深更半夜地回家妈也不怪你，今日你偏偏甩下一番紧箍咒似的话语就走了，你不晓得妈妈会猜会想会急呀？怎么到这时还不回家呢？她熬不住了，抄起话筒就拨了粉蔻律师事务所的电话。值班的小姐说：“王粉蔻律师今天没到所里来呀。”王北斗吓了一跳，随即笑自己懵懂，粉蔻哪能呆坐在办公室里呢？她马上要值班的小姐查一查工作日志，王粉蔻律师今天在哪个法院出庭？值班小姐回答说，王粉蔻律师今天不出庭，她是去西郊市精神病院探望一桩旧案的当事人。王北斗满腹疑惑：粉蔻手上有好几个案子，她哪里来的闲情逸致跑那么远路去探望旧案的当事人？何况与精神病患者何以能从早谈到晚呢？

王北斗被心底野草丛生般的问号搅得心惊肉跳，她手忙脚乱地翻通讯录，寻找粉蔻的手机号码。她一直记不住那一长串数字。对于这种近年来已从时尚变得平常的通讯方式她仍是不习惯也不喜欢。好好地在与当事人谈着话，那怪诞的铃声突然在兜里响起，把她刚刚捕捉到的一线思路搅得乱纷纷，而且她也觉得对当事人很不尊重，自此她出外办案总把手机关闭。此刻，她一遍一遍地拨着那一长串很别扭的数字，把话筒死命地贴着耳朵：“……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王北斗提话筒的手湿漉漉的，好像能从话筒中拧出水来。她的心正像那艘被冰山戳了个窟窿的泰坦尼克号，缓缓地、绝望地向大海深处沉下去。

直到深夜十一点三十八分——王北斗目不交睫地盯着钟面，所以这个时间她记得很准——正当王北斗被漫长无望的等待折磨得气息奄奄，将自己不得不斜搁在沙发上，恰似一片枯萎衰败的

落叶时，突然间，电话铃声警报一般地响起，她们家每间屋里都接了分机，几台电话机的铃声浑搅在一起，几乎要将屋顶掀翻。王北斗触电一般弹起身，扑向邻近茶几上的电话机。她抓起话筒就喊：“粉蔻——”喉咙干得要命，什么声音也发不出。

“喂——喂喂，是王粉蔻律师的家吗？我们是市交警大队……”话筒中传出有一个有点疲惫的男中音。

为什么会是交警大队？她用力张大嘴巴：“啊——？”

话筒中的男中音叽里呱啦在说什么？好像从话筒中飞出一大群聒噪不休的乌鸦，呼啦啦啦地绕着她的头顶旋转。

警方协查

搜寻肇事车辆

本报讯 1月19日下午6时50分许，在市莲浦大桥青莲路匝道口西侧150米左右，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辆货车与小轿车由东向西上引桥时发生碰撞，轿车翻滚飞落起火，驾车女子当场死亡，肇事货车却迅速沿莲浦大桥向浦西逃逸。

为此，警方敬请目击者、知情者提供线索，希望警民携手打击肇事逃逸者，并将对提供有价值线索的个人、单位给予奖励。

同时，警方也希望肇事司机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根据现场留下的前角灯罩碎片及天蓝色油漆等散落物分析，肇事车为天蓝色12吨小型货车，车前灯及车身前部有损伤。

联系电话：65780129—2588。

两个月来，王北斗天天揣着这份剪报，在路上但凡看到有货

车经过，她便死死地盯着不放，眼珠子都盯得隐隐生痛。“驾车女子当场死亡”这句话阴冷锋利，像一把钢刀插在她的肋骨间。事实上，听几位目击者描述，当时粉蔻随着车身的翻滚被抛出车外，在空中飞越了一段距离才坠地的。目击者说，那姑娘穿白色外衣，当时大桥上莲花状的路灯刚刚闪亮，在透明的灯光中，那姑娘好像一只蹁跹飞舞的白蝴蝶哟！可惜目击者们没有注意肇事货车的车牌号码，他们的目光都被蝴蝶般飞起又落下的粉蔻吸引了。

4

一位肩佩一杠两星显得俊爽秀丽的年轻女警官轻盈地进来，一手提暖瓶，一手托着两只一次性纸杯，笑道：“王律师，我们这儿条件不好，您喝茶。”说着便往纸杯中放入一小包袋泡茶，斟了大半杯水，放在王北斗面前。

王北斗知道这已是给她特殊的待遇了，她慌乱地收拢思绪，很费力，就像要在大风中拽回飞入云层的风筝。她常到这里会见当事人，跟这儿的警官都熟。她总是要求会见时有两杯最普通的茶，哪怕白开水也好，水可以有效地稳定和控制当事人的情绪，也可以调节谈话的气氛，这便像唱戏的人手中提把扇子一样。她朝女警官笑笑，自己都觉得笑得很难看。为掩饰，她端起茶杯啜了一小口茶，烫得舌尖麻辣辣痛。她将脸躲在热茶腾起的薄雾后面，问道：“小钱，她……情绪还稳定吗？”

女警官摇摇头：“进来快一个星期了，就是不开口。任谁问她千句万句，都还你一张白板，真恨不得用钳子撬她的嘴！”稍顿，又笑道：“都说王律师来了就好了，没有你打不开的心锁。”

“小鬼，你不要净给我戴高帽子！”王北斗勉强应道。刚刚将